

千尋【勝守】

第一章 廁所的異響

外套在腰間打結，擋住兩條又細又白的筷子腿，手機刷過、騎上共享單車，舒好用力吸氣，踩上踏板，白花花的太陽照在她和牛奶一樣白的皮膚上，會發光似的。她很緊張卻也很開心，因為今天是她到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。

認真說起來，這是她第一份正職工作。

過去她是個美食直播主，做菜、研究食譜、發掘美食，整天掛在電腦、手機上頭，不是在拍攝影片就是在剪輯影片中，搞得她年紀輕輕已經得了乾眼症。

但即使她很喜歡這份工作，也為工作努力盡心，收入依舊不盡如人意，晚上她還必須到超商打工維持生計。

舒好有當啃老族的條件，爸媽雖然肉不算多，但讓女兒一輩子衣食無憂也不是辦不到。但啃老有條件的，基礎條件是一一聽話，再讀書、拿高學歷、找一份家人喜歡的工作。

她當不了聽話小孩，想要生活自主，就必須經濟獨立。

直到她遵照古法做出慈禧最喜歡的「門釘肉餅」，那支影片讓她的粉絲人數迅速擴充，一夜之間名氣暴增，然後……她得到現在這份工作，購物台主持。

先不談喜不喜歡這份工作，舒好能夠確定的是，這份工作將會保障她的基本生活，讓她不必再為可憐的存款簿傷腦筋。

但業界都曉得，這行競爭激烈，如果績效不夠好，很快就會被汰換掉，壓力肯定不小。

不過，現在年輕人的生活，誰的壓力小過？不在工作上感受壓力，就得在經濟上感到壓力，很公平的。

展露笑臉，舒好無數次告訴自己：我可以。

走進「歆禾」，時間還有點早，舒好年輕亮麗、充滿陽光朝氣的臉蛋，以及將近一百七的纖細身材，引得不少人回頭觀望。

有網友評語說，她是最美的美食主播。

當然酸民也不少，他們會說：「拿掉濾鏡再來講這句話。」

她不否認，有濾鏡這種現代科技，眼見為實這種事，已經不存在於網路世界中，所以她對這種評語沒有太大感覺，但商幘被惹毛了。

他說：「就關給他們看，誰怕誰？」

他對舒好的顏值充滿信心。

商幘是她的男朋友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博士學位，七年啊……好長的時間，多數人不看好他們的遠距愛情。

但他們一路走下來了。

七年，他們走著走著，走到盡頭。

她是在第一次到馬里蘭州時認識他的，那時她才十六歲，還沒考大學，在美國念

博士的哥哥卻要結婚了，爸爸媽媽帶她飛過去參加婚禮。

那天她離開旅館到外面閒逛，買了支三塊錢的熱狗，剛咬兩口熱狗掉到地上，她下意識撿起來，喃喃自問——

「東西落地三秒前撿起就沒有細菌，不知道真假？」

「是要花兩塊半買礦泉水，還是再買一條熱狗更划算？」

「如果把熱狗丟掉的話，飢餓的肚子可以撐到什麼時候？」

問號爭先恐後往外冒，她還沒做出決定時，一顆漢堡被遞到眼前，轉頭，她撞見笑容像南台灣太陽的商幘。

後來他說：那天，我覺得妳很可憐。

其實她並不可憐，她只是習慣性的自己對自己說話。

她吃掉他的漢堡，還分掉他半份薯條，本以為只是一場美麗的邂逅，說過拜拜之後，就沒有下文了。誰曉得她會在婚禮現場再度遇見他——他是哥哥的同學兼伴郎。

想起商幘，舒好心情頓時好許多，腳步變得輕盈。

走進電梯，裡面已經有個女孩，她背對電梯門口，佝僂著背、低下頭，電梯後方沒有貼鏡子，舒好看不到她的臉，也看不出在做什麼，並沒有太在意，舒好直覺認定對方在玩手機，那是個走到哪裡都會遇見的姿勢。

不過她注意到女孩的穿搭，她穿著類似校服的海軍領淺藍色洋裝，裙子短短的，看起來像個可愛的高中生，卻穿著一雙大紅色高跟鞋，細細的鞋跟超過三寸，舒好下意識聳肩，替她覺得腳痛。

這樣的穿搭想表現什麼？既清純又性感？不覺得突兀嗎？

舒好當然沒發問，又不認識人家，還問那些，交淺言深了吧，她性格中沒有雞婆這個特點。

等等，女孩沒有按樓層？

「請問要去幾樓？」

對方不回答。很好，尷尬了。

她按下自己的樓層，電梯門緩緩關上，樓層往上跳的速度有點慢，慢得讓尷尬指數有點往上飆跡象，上次來面試的時候有這種情況嗎？不記得了。

一陣哆嗦，撫撫手臂上的雞皮疙瘩，冷氣好像開得有點強，冷欸……寒意鑽進骨頭裡，舒好下意識搓熱手心，對著掌心呵氣。

哇……嘴巴居然吐出白色霧氣，喂，現在是六月天捏，外面豔陽高照，飄破三十二度，是皮膚會曬脫皮的夏天，這個冷氣……不都說要節約能源？冷氣開這麼強好嗎？

她想藉這個話題再與身後的女孩搭話時，噹！八樓到了，電梯門緩慢打開，外面的暖流迎面撲來，迅速掃蕩她一身寒意。

不必問了，走出電梯，她朝辦公室走去。

身後，海軍領洋裝女孩緩慢轉身，空洞的目光對上舒好背影，嘴角勾起微微笑開，她歪了歪頭，沒想頭一歪，眼角順勢滑下一道紅色血水，緊接著鼻孔、嘴巴、耳

朵，一道又一道血水漫過白皙臉龐……

電梯門關緊了，電梯樓層繼續往上升，九、十、十一……在頂樓處停了一下下，電梯門打開、關上。

沒有人等待搭乘的電梯，又緩慢往下降，到達八樓後，電梯再度打開，噠噠噠……空曠的走廊裡，沒有人卻傳出規律的脚步聲……

公司裡有好幾個辦公室、會議室，每個工作小組分派在同一間辦公室裡。

舒妤推開門，裡頭空空蕩蕩的，還沒到上班時間。

辦公室的空間很大，靠近門邊有組能夠容納七、八人的沙發，後面是兩兩相對、八張辦公桌，視線轉過，她在靠窗處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。

快步走到桌邊，手指撫過刻著「謝舒妤」的名牌，控制不住地揚起眉毛，這是打從她進入職場後，擁有的第一張辦公桌。

愜意地坐進辦公椅、轉一圈，對於嶄新的工作，她有壓力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

打開每個抽屜，裡面空空的什麼都沒有，但她想，很快，裡面就會擺滿屬於自己的私人用品。這是宣示，宣示她一定可以在這裡留下來。

腳一蹬，椅子轉一圈、再轉一圈，她笑著伸伸懶腰，將背包裡的東西拿出來擺放好。

拿起馬克杯走到茶水間，給自己弄一杯熱美式，哈哈……她偷偷的小小得意，從現在起每天都能享用免費咖啡和餅乾。

抱起化妝箱往化妝室走去，化妝室滿大的，一整面的鏡牆，十來張椅子，可以同時容納很多化妝師和主持人。

對著鏡子給自己化妝，舒妤不太喜歡在臉上塗塗抹抹，平日出門幾乎不上妝的，但現在演藝圈競爭太激烈，明星網紅一個比一個漂亮，化妝是基礎配備，濾鏡是必要設施，經濟條件許可的還要三不五時找醫美來鞏固，因此入境隨俗是必須的。先上粉底、畫眼妝……舒妤從頭到尾都在笑，邊笑邊化妝，她打定主意用微笑來壓抑心底恐慌。

她說服自己鎮定、安心，身為美食直播主，哪會害怕面對鏡頭？她只需要克服對陌生環境的緊張就可以。

說服、鼓勵，她努力安撫不安的心情。

回到辦公室，同組成員來了兩人，坐在沙發上的女人她認得，是要和自己搭檔主持的范萱萱。

帶著滿臉笑容走到沙發前，九十度大鞠躬。「妳好，我叫謝舒妤，以後請多多指教。」

笑臉換笑臉才是正確的社交，可……她被無視了。

范萱萱拿起杯子，別開臉，當舒妤是空氣，動作不大，但鄙視性極強，不說話的她，臉上寫滿驕傲。

舒妤來之前做過功課，范萱萱的家境不是普通好，她是某某大企業的千金小姐，每天開著不同牌子的昂貴轎車來上班，因此公司底層有她專屬的停車位，誰都不

能染指。

這麼有錢，不把時間拿來逛街美容，跑來和窮人搶工作是怎樣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嗎？

當然人家也不是不能為了興趣而工作，不過她更重要的工作是鞏固愛情，聽說她和這裡的老闆之一是男女朋友關係，還是青梅竹馬。

笑容僵在臉上，舒好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悄悄吸口氣安慰自己，沒事，范萱萱只是對自己太陌生。

走到另一位小喬同事面前，舒好找了新話題，「不好意思，HR 說，公司會替我準備衣服，請問我要去哪裡拿衣服。」

「衣服又不歸我管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嗤地一笑，小喬背向舒好，拿著杯子走到范萱萱身邊，兩人無視她的存在，聊天聊得開心自在。

確定了，她們不喜歡她。

為什麼？她做錯什麼？沒拜碼頭？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至於吧？

本來就滿肚子緊張，被她們這一搞，舒好緊張得更嚴重……肚子傳來絞痛。

她擔心表現不好，早上什麼東西都吃不下，只喝一杯溫開水，昨天的存貨、家中馬桶早已經接收，所以……不是想上廁所，只是過度焦慮引發的胃痙攣。

吸氣、吐氣，緩和自律神經，狀況很快就會平抑，舒好下意識端起美式咖啡，舒緩一下情緒，入口……嘖！噴出！

不敢置信地看向沙發上的人，瞬間她眼眶泛紅，咖啡被加了鹽和胡椒粉，明明白白的針對，確確實實的排擠，可她什麼事都沒做啊！

她的狼狽讓范萱萱和小喬得意，她們不介意舒好的注視，自顧自捧腹大笑。

咬緊下唇、憋住氣，她努力挺直背脊，抓起手機快步往外走。

出了辦公室才想起來，能去哪裡？這是個陌生環境，陌生得連躲起來哭泣的安全角落在哪裡都不知道……

最終，她只能躲到廁所裡。

鎖緊門，用力捂住嘴巴，同事的莫名惡意讓她忍不住想哭，她不敢說自己人見人愛，但從小到大不管在什麼地方、面對什麼人，她都不曾被人這般對待。

就算真的是她做錯，就不能告訴她錯在哪裡？她不會固執己見，她會樂於改進，可是她們竟然用這麼幼稚的方法來對付自己？

扯下一段衛生紙，抹掉眼淚。

打開手機，她想跟爸媽告狀，但爸媽本就不希望她待在台灣，這通電話除了讓他們老話重提，再度苦口婆心之外，沒有任何幫助。

點開 Messenger，她先傳訊息給商幘。

我被欺負了。

她們在我的咖啡裡加鹽巴和胡椒粉。

她們討厭我，我甚至什麼事情都還沒有做。

沒讀，沒回。他在忙？

我知道她們肯定嫉妒我年輕漂亮有能力。

她們知道自己的位置早晚會被我取代，刻意打壓我。

她們想要我自動離職？想都別想。

我一定要更努力、更拚命，一定要把他們狠狠壓下去。

她寫出一堆忿忿不平的訊息，負面情緒一陣發洩，心情稍微變好，用力吸氣，把脖子抬得高高的，像隻驕傲的孔雀。

對啊，怎能輕易被打敗，她誰啊？她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謝舒好！

鼓舞過自己，她猶豫再三後，在「親密家人」的群組裡也留下訊息——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同事對我很好。

再過幾個鐘頭就要進攝影棚！

我絕對能表現得無懈可擊！

從網路踏進影視圈，我向前邁進一大步了。

爸媽，請你們相信我可以！

媽媽第一個看見，已讀不回，不久爸爸也看見，還是已讀不回。

她清楚在爸媽眼裡，讀碩博士、找一份好工作，才是正確人生，網紅甚至是購物台主持，都不算穩定工作，只是這種時候她很想得到來自親人的回應，即使是叨念，不是關心。

這個月房租匯過去了，查收一下哦。

發完信息，舒好苦笑。

為使她經濟窘迫，不得不對金錢低頭，離開台灣、投奔親人，她住在老家，爸媽還依市價收她租金，如果知道她過得不好……

舒好搖頭，不想、不敢想……

緊盯手機螢幕，她的要求不高，只要爸媽回一個「好」就行。

一分鐘過去，沒有，兩分鐘過去，沒有，三分鐘……哥哥看見了，心軟的哥哥終於給出回應。

如果不順利就過來吧，我們都在這裡。

微微地攥緊拳頭，她沒有退路，即使遭受同事霸凌排擠，她都得做出成績。

抽兩張衛生紙，把眼淚抹掉，早上的妝白畫了。

從馬桶上站起身，準備離開時，她聽見隔壁廁所傳來嗚咽聲，在哭……砰！廁所的木板隔牆傳來震動，舒好嚇一大跳，直覺摔坐在馬桶蓋上。

怎麼回事？緊接著，她聽見男人的喘息聲、女人低微壓抑的哭聲，是嘴巴被捂住嗎？

突然，女人掙脫束縛般，大喊一聲救命，但下一刻嘴巴又被捂住，她拚命掙扎，牆面不斷發出撞擊聲，一隻紅色高跟鞋從廁所下方的空隙穿過來，碰到舒好的鞋子。

她嚇得縮起雙腿，緊緊揪住衣襟，心跳飛快、血壓狂飆，她大口大口喘氣，不敢發出半點聲音，隨著隔壁的聲音越來越大，她嚇得冷汗直流，全身顫抖……

潛意識讓她躲起來、規避危險，但她的道德感叫囂著：不行，對方需要幫忙，妳不能視而不見。

對！怎能視而不見，她必須勇敢、必須……

用力吞下口水，好像口水會扎破喉嚨似的，接連試過好幾次才順利吞下，舒妤告訴自己，那是個和自己一樣弱勢的女人，如果連她都不幫，誰還會幫？

勇敢、勇敢、勇敢……她在心底連喊十次，鼓足勇氣將癱軟的兩條腿重新放回地面，這時候，像是對她發出警告似的，砰一聲巨響，廁所隔間的牆面大力震盪，勇氣瞬間潰散，手機掉在地板上都不自知。

天啊，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、聖母耶穌……求求你們救救隔壁的女人！

舒妤心底大聲吶喊，理智卻是明白，除自己之外再不會有人出手相救，難道要眼睜睜看著對方受苦甚至死去？

不行，良心不允許她這樣自私，她必須做點什麼……

深深吸氣吐氣，憑藉著一份孤勇，她跳下馬桶，推開門，衝出廁所大喊，「救命啊！」

就在她發出聲音那刻，掙扎聲不見了，嗚咽聲消失，整個廁所安靜得讓人心驚膽顫，舒妤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聲。

手抖得厲害，腳站不穩，她逼迫自己朝廁所走去，先在工具間裡找出一把長刷，滿是汗水的手握不住刷子，她在裙子上連連抹了好幾遍，才勉強握牢。

再吸氣吐氣，她一鼓作氣走到廁所前方，但是……門居然沒鎖？

咬牙一把推開，裡面的景象更讓她愕然——裡面沒有人？不可能啊，剛才明明有那麼明顯的聲音和撞擊，是她太害怕記錯？不是在右手邊，是在左手邊？

她快步上前，推開左手邊廁所門，卻也沒人。

真的沒有人嗎？不對不對，她真的聽見了……

砰砰砰砰砰，她快速走過，快速把每扇門都推開，沒有人，一個人都沒有……

怎會這樣？壓力太大，出現幻覺？

垮下雙肩，舒妤拖著長柄刷走到洗手台前方，扶著洗手台、慢慢抬起頭，鏡子裡的自己妝花了，眼線暈開，狼狽得像個鬼。

真的是幻覺？第一天上班，一點點小排擠她就承受不住了？不行，這麼弱怎麼競爭，這個世界早就容不下小白花，她不當薔薇玫瑰就得當松柏，除非她真打算一輩子活在別人的護翼之下，否則沒有權利羸弱！

撫平心跳，閉上眼睛，再張開眼睛時，她眼底浮現堅毅。

對，她決定不示弱，決定打死不退，決定路越難走就越要走出一番成績。

打開水龍頭，擠出一堆洗手液，她使勁搓揉、搓出一堆泡泡，把臉上的殘妝洗掉，也把幻覺從腦袋裡面洗乾淨，再抽出幾張擦手紙，把臉擦得乾乾淨淨，不留半點痕跡。

「會好的，只要付出努力，一切都會好轉。」

將長柄刷收回工具間，離開廁所，但走沒幾步，卻發現手機不見，愣了片刻，她想起來了，是掉在廁所裡了。

她回到剛才的廁所，果然手機掉在馬桶邊，剛把東西彎腰撿起，這時候，又是砰一聲，隔間牆壁又傳來巨響，她確定不是幻覺，因為不僅僅是聲音，手臂還感受

到牆壁的震動。

又來了……女人的掙扎哭喊，拳頭碰撞聲，而紅色高跟鞋又從隔壁伸過來，她必須證明這不是幻覺……

握緊剛撿起來的手機，手腕輕輕穿過牆下縫隙，按下，旋即縮回手，強忍恐懼顫抖，她點開照片，頓時傻了。

照片上的人是……她，謝舒妤。

她濃妝豔抹，睜得大大的眼睛充滿恐懼，嘴巴微張，口紅在人中下巴暈開，她身體僵硬冰冷，死得透澈。

寒顫一陣陣，心臟冰封，她想逃但身體不受控，頽然癱倒，放空的雙眼找不到焦距。一時之間，她搞不清楚眼睛看到的是現實還是幻象？

最後是手機震動聲把她的神智拉回，是商幘來電。

他口氣有點緊張地說：「妳怎麼了？還好嗎？他們集體霸凌妳嗎？簽約了沒？如果沒簽就立刻離職，如果簽約就先請假，我下個月就回台灣處理。」

他的聲音像一壺熱水，澆在她被凍住的心臟上面，她終於活過來了，而他的關心讓舒妤再也忍不住、放聲大哭。

「乖，沒事，我在。」

「你不在……」

「乖，打開視訊，讓我看看妳。」

她沒開、光是哭，她要把滿肚子恐懼、委屈都給哭掉，她拚命哭、他不斷安慰，他講很多笑話，試圖消除她的委屈。

通話多久？不知道，但她知道自己的心臟恢復溫度，又能用正常速率跳躍。

吸吸鼻子，她說：「謝謝你，我好多了，沒事，等一下畫完妝，就要進攝影棚。」

「聽話，別勉強自己，不舒服就請假。」

「臨時請假，節目會開天窗。」

「他們都不怕傷害妳，妳還擔心他們開天窗？老人欺負菜鳥，這個公司的文化不可取。」

「對啊，我也覺得懷疑，我明明長得這麼美麗，又聰明又討喜，他們討厭我實在沒有道理。」

「他們腦袋長包。」

「說得對。好了好了，我真的沒事，你去忙吧。」

「有問題隨時打電話給我，就算我在睡覺，也沒關係。」

「好，謝謝你。」

掛掉電話，她又花一點時間才讓自己從地板上站起身，她在打開門之前點出照片……最後一張照片，她拍的隔壁廁間的照片。

由下而上，她拍得很清楚，清楚的馬桶、清楚的天花板、清楚的牆壁，但是「謝舒妤」的身影消失不見……

這次舒妤畫上大濃妝，刻意遮掩哭過的紅腫眼皮，換上公司準備的套裝窄裙，看起來稍微成熟一點，這樣讓她和范萱萱的年紀差不至於太大。

但濃妝依舊遮掩不住她的青春美貌，往范萱萱身邊一站，對比出對方的老態，這讓范萱萱非常不開心。

開機，一面對鏡頭，范萱萱立刻展現專業能力，從外人眼裡完全看不出她對舒妤的不滿與排擠，甚至會覺得她刻意照顧新人，把許多台詞都丟給舒妤。

但舒妤很清楚並不是……第一次上電視，第一次進攝影棚，第一次面對主持這種工作，她需要更多的時間適應與學習，突然間被迫接球，那個壓力，不是任何人都能接住。

舒妤表現得不好，她吃兩次螺絲，說錯兩次台詞，即使所有工作人員都刻意忽略她的錯誤，但舒妤很清楚，觀眾的耳朵忽略不了，說不定今天的網路上就會出現對她的批判。

「沙棘是天然的消炎藥，也是維生素的寶庫，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形成，抗氧化，對於黏膜的修補也有非常好的效果……」

范萱萱截下她的話。「舒妤妹妹說得很棒哦，親愛的姊姊妹妹、哥哥弟弟們，不要再去吃止痛藥、抗生素，也不要一直亂吞胃藥，雖然健保卡很好用，可是你們知不知道，藥吃太多傷肝腎，有這種天然的營養補充品你不吃，跑去吃化學藥品，是不是很對不起自己的身體？

「來！今天老闆說話了，買兩盒、送一盒，一組一千八百塊，今天特惠價，買兩組只要兩千四百九。還不只這樣哦，老闆說再送一盒體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盒只要兩千四百九，要到哪裡找到這種好康，今天不買，明天就沒有了，快打電話進來！實在是太划算，劉姊給我留兩組嘿，我們這種高壓生活太需要沙棘……」

節目結束，攝影機關掉。范萱萱笑著跟導播攝影彎腰說謝謝，半點沒有豪門千金的傲慢嬌氣。

「辛苦了。」

「今天幸好有范姊在，不然靠那隻小菜鳥，肯定要完蛋。」丁丁說。

「別這麼講，誰不是從新人熬過來的？」

范萱萱幫舒妤說兩句好話後，開始跟每個人聊天。

組長劉姊臭著臉指著舒妤鼻子，「妳給我過來！」

抿緊雙唇，她乖乖跟在劉姊身後走進辦公室，一走到桌邊，劉姊把手上的腳本往她身上一丟。

「妳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？萱萱好意把梗丟給妳，妳居然連一個都接不住？妳到底有沒有做功課？妳不知道這是現場直播嗎？」

舒妤低頭認錯，「對不起，我以為只要把廠商給的資料讀熟……」

劉姊接話，「就可以應付？錢這麼好賺？那幾頁資料能讓妳撐一個鐘頭？妳可不可以專業一點？不要這麼懶惰，動動手指頭上網查查很困難嗎，還要人教哦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會改。」

「什麼鬼網紅？講話像在背課文，妳到底是用什麼吸引粉絲的？這張臉，還是暴露穿著？我告訴妳，這裡跟妳那種小打小鬧拍短影片不一樣，如果妳適應不了就趁早滾蛋，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。」

舒妤抿嘴，「我會努力。」

「努力不是靠嘴巴說說，學學范萱萱，看人家前輩是怎麼做的？」

「是。」她沒反駁，把指責的話一句句聽進耳裡。

范萱萱在旁笑得春風得意，她對劉姊很熟悉，知道罵到這裡差不多了，就挺身站出來當好人，「好啦，劉姊，第一次上電視嘛，她這樣可以了啦，別生氣，我們不是要幫丁丁過生日？餐廳定好了，後天晚上。舒妤妹妹一起來啊，我把地點發在群組裡，七點不見不散。」

舒妤點頭，「好。」

「先說好，我們聚餐都是 AA 制哦。」

「好。」

范萱萱又道：「對了，還要買鮮花和禮物，也是 AA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行，那我先去忙。」范萱萱揮揮手，踩著高跟鞋離開。

叩叩聲響讓舒妤下意識盯上她的……紅色高跟鞋，她的心臟猛然一縮……